

玫瑰女孩

田秀娟

小文的头发是自来卷儿。从小到大,小文最讨厌的是自己的头发。每天早晨,站在镜子前,看着脑袋上顶着无数个鸡蛋卷儿,小文就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呲牙咧嘴。

小文的自来卷儿头发是遗传爸爸的基因,爸爸的头上就顶着无数个爆米花。小文一看到爸爸头上的爆米花,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“老爸,看看你脑袋上那一堆爆米花,要不是我妈跟你结婚,我头顶上能顶着这么一堆鸡蛋卷儿吗?”爸爸在一旁嬉皮笑脸地说,“爆米花、鸡蛋卷怎么啦?那可是人间美味呀,别人想要,还没有呢?”小文嘴一撇,眼一瞪,脑袋一扬,屁股一扭,像风一样飘走了。

上小学的时候,班里一个男生和小文打架。小文虽然没有男孩力气大,但也不甘示弱,两个人基本处于不相上下的架势。正当小文有些洋洋得意的时候,一帮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在一旁起哄架秧子,男孩瞬间没了面子,指着小文的头发大声说:“你这个卷毛狮子狗!”小文当场崩溃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啪啪往下掉,一转身,跑到座位上呜呜痛哭。尽管小男孩道了歉,小文还是哭得稀里哗啦,根本停不下来。

从此,“卷毛狮子狗”的绰号,像噩梦一样跟随着小文。只要听到这几个字,小文感觉身上的汗毛就竖了起来。

升初中的时候,小文死活不上二中,非得去离家远的三中。就因为班里同学都去二中,她就要去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学校。爸爸劝,妈妈哄,小文主意已定。“三中教学条件、师资力量,哪儿哪儿都不如二中。再说了,离家那么远,三年比别人多走多少路,多耽误多长时间!”妈妈赌气不理她。

还是顶着一头爆米花的爸爸,劝了妈妈,再劝她,两边和稀泥。“老婆,孩子青春期,你就忍让一下吧。”“宝贝闺女,你妈有点更年期,别让你妈生气了。想去三中可以,你得想好了,三年都要比别人起得早,回得晚。”

最后,爸妈拗不过她,送她到了三中。

去三中以后,没人认识她,也没人跟她叫“卷毛狮子狗”的绰号。她暗自庆幸。

戴着大眼镜的数学老师提问,在课堂上巡视一周,最后指着她说,那个头发自来卷儿的女生回答。她脸腾得红了,想好的答案,“咕咚”一声咽到了肚子里。站了半天,一句话没说。老师问,不会吗?那就坐下认真听别的同学回答。一堂课,她什么都没听进去。耳朵里就响着一句话,“那个头发自来卷儿的女生”。

上高一时,她喜欢翻看时尚杂志,知道了头发可以用拉直膏和夹板拉直。周末,她兴冲冲地动用了自己的小金库,找了一家美发馆,直挺挺地坐了三个小时,围布一撤,一头又顺又直的头发呈在镜子里,像黑丝绸。她心里这个美哟!第一次昂首挺胸、面带微笑地走在大街上。

到了高三,再没有时间去拉直头发了,她只好每天顶着无数个鸡蛋卷

儿,在教室、宿舍、食堂三点一线地行走。鸡蛋卷儿就鸡蛋卷儿吧,偏偏学校洗澡不方便,水还是凉的,冬天实在懒得洗头。这下好了,头上不光是鸡蛋卷儿,还是冰激凌鸡蛋卷儿。摸着头上那些冰激凌鸡蛋卷儿,小文忿忿地想,别得意!考上大学再好好收拾你们。

为了将来能好好收拾这些鸡蛋卷儿,小文发奋读书。她想好了,学金融,学理财,将来能多挣钱。

小文如愿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。大学里,蓝天、阳光、鲜花、草地都那么美好。女同学长发披肩,裙裾飞扬;男同学白T恤,牛仔褲,活力四射。

小文恋爱了。男生是学校团委的团干部,人帅气,又是学霸。小文每天做梦都会笑醒,醒了以后,都会掐自己大腿一下。小文开始留长发,学着化妆,涂眼影、抹口红、穿高跟鞋,最重要的是隔两三个月就要拉直头发,因为男朋友喜欢她长发披肩的样子。他们在一起散步时,男朋友时不时用手抚摸一下她的头发,像微风拂过发梢,美好又浪漫。

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分手来得猝不及防。初冬,北风呼啸,小文突然看见男友的身边依偎着一个娇小漂亮的女生。小文的心就像行道树的落叶一样,向下坠啊坠。小文认识,她是学校文艺队队长,弹得一手好钢琴,如行云流水。长得漂亮,像个洋娃娃,说话还嗲声嗲气的。据说还有个当官的父亲。最重要的是,她有一头浓密顺直的长发,像瀑布一样。小文哭着跑回宿舍,三天没吃饭。第四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,爬起来,吃下闺蜜买回的一个煎饼、两个包子、三个烧卖、一大盘鱼香肉丝、一大碗皮蛋瘦肉粥。惊得闺蜜目瞪口呆。

从那天起,小文收拾起化妆品,不化妆,也不再收拾头发了,准备考研。她顶着一脑袋鸡蛋卷儿,坐在图书馆里,一坐就是半天,晚上很晚才回宿舍。

有句话说,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,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读研究生时,有一天,小文正埋头写论文,一个男生从她身边经过,笑着说,你头上的玫瑰花真好看。小文不解地抬头,一个笑呵呵的男生向她挥挥手,走远了。想着男生的话,小文偷偷笑了。

晚上,小文照镜子时,忽然想起男生说的话,她头一次发现自己的头发并不难看,确实像一朵朵玫瑰花。小文笑了。这一笑,镜子里的她,就有了明眸皓齿的感觉。

夏天,小文和跟同学一起去爬山。爬到半山腰,她满头大汗,累得走不动了,一屁股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喘气。那个男生从她身边走过,笑着说,“看你头上的玫瑰花,有刚刚被水浇过的痕迹。”她笑,他也笑。男生一笑,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白牙。

小文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头发,她成了一个头顶玫瑰花,美丽又自信的玫瑰女孩。

后来,这个男生成了小文的男朋友,再后来,成了她的丈夫。



夏日清欢 汤青 摄

豆架瓜棚雨如丝

张秀云

豆架和瓜棚,是夏季乡村里最寻常的物事。乡下人家过日子,春天里都会种几畦豆角,豆角是藤蔓类植物,叶芽舒展后,几天的暖风一吹,太阳一晒,藤蔓儿就忽地窜出来了,这时候,得赶紧给它搭上架子。搭架子很简单,用竹竿或者修长的树枝,两行为一组,每棵秧子跟前斜插一支,与对面的一支人字形交叉,然后上面横一根长杆,用细绳把它与每对杆子绑在一起,就是齐整整的豆架了。聪明的藤蔓们长了眼睛似的,顺着杆子,一个劲地往上爬,用不了几天,你再来看,就是一架新绿了。很快,就有花儿开了,豆角花是淡紫的,小小巧巧地支撑着,跟蝴蝶儿似的,淡淡的香气招引来真的蝴蝶儿,在其中蹁跹跹跹,假作真时真亦假,你一时竟分辨不出,哪一只只会倏地飞走,哪一只会变成盘子里的一道菜。

豆角儿真能结,只要雨水充足,几天下来,一朵花就会变成尺把长的一根豆角,满架豆角长条密缀,风铃儿似的摇摇摆摆,足足够你吃上一个夏天。一架子藤蔓缠绕绿叶围裹,把竹杆子严严实实地遮在里面,若不仔细看,几乎认不出翠色里还包藏着一付骨架。

菜园通常种在瓜地头上。瓜地中间,有一座庵棚与豆架静静呼应着。庵棚通常一人多高,是用几根木棍搭起来的,人字形,斜坡上铺着玉米秸,用麦秸秆厚厚地苫着,两头开敞,便于观察敌情,也便于通风,棚下放一张铺着苇席的木板床。其实,瓜棚并非防贼,西瓜甜瓜等,地里结的物什,谁过来吃一个,吃不穷人,怕的是牲口糟蹋,谁家的猪、羊跑了圈,或者鹅鸭成群地涌过来,得提防着。看瓜通常是老人和小孩的事,农村的孩子,暑假里没有那么多的兴趣班要上,就三五成群地聚在瓜棚里打扑克牌,或者结伴到瓜园前边的小河里游一会水,玩累了,就到瓜田里找熟透的西瓜吃。弯下腰这个拍拍,

那个敲敲,选定一个,摘下来,抱到棚下,用拳头砸开,嘿,通红的瓢漆黑的籽,咬一口,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,真甜哪。

夏天的雨来得快,乌云忽地涌过来,火辣辣的日头转瞬不见了,伴着咔嚓咔嚓几声炸雷,黄豆大的雨点啪嗒啪嗒落下来了,继而连成线,密成网,成了瓢波一般的大雨。吃得肚皮溜圆的孩子们,坐在棚下的凉床上,望着外面密集的雨线,无聊地晃荡着双腿。这时候,如果有个老人在,孩子们便有了兴致了,会缠着老人讲故事。老人们讲的故事通常都很“老”,诸葛亮施空城计,狸猫换太子,听得孩子们眼瞪着,嘴张着,魂被勾走了似的。一会儿,雨住了,云收了,天空放亮了,太阳复又挂在天空,依然火辣辣得刺眼。跑出去一看,啊,洗过的瓜田真绿,每一片叶子都干净得放光,圆滚滚的西瓜一个一个,大得喜人,而天空蔚蓝明静,一道彩虹赫然挂在天空。这时候,蓝空下瓜田上,蜻蜓成群结队地飞过来了,黄蜻蜓红蜻蜓,还有那种大个的浑身透着玄幻色彩着的钢蓝蜻蜓,惹得孩子们兴致勃勃,赶紧分头去捉。飞累了的蜻蜓,有的栖在瓜叶尖上,有的抱住瓜棚上一只翘起的麦秸秆,亭亭而立,不一会儿,大家复又聚拢来,手里都有收获。

渐渐地,秋来了,园里的瓜卖完了,孩子们也开学了,瓜棚寂静下来,偶逢细雨淅沥,干活的农人会进去躲雨,坐下来抽一支烟。瓜棚完成了它一夏的使命,只等下一个瓜季,与长高了一截的孩子们再重逢。而秋雨绵绵,那些豆架上的豆角们,也失去了曾经的青春,叶子稀了,秧子黄了,掩在里面的竹架子露将出来,农人们三把两把扯掉藤蔓,拔掉根秧,要腾出空地种白菜萝卜了。那些竹杆被拔出来,扎成捆收好,等到来年,再用它撑起一架翠绿……